

叶嘉莹先生的课堂

张海涛



2017年12月31日,本文作者夫妇(站立者)在叶嘉莹先生的课堂上吟诵

我的老师张静教授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,叶先生是我的师祖。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,我在张静老师的介绍下,有幸到叶先生家中旁听,面对面感受到先生的风采,沉浸式体会到“迎陵课堂”的魅力。

叶先生在家中的授课,主要是面向她指导的博士、硕士,还有一些私淑弟子以及像我这样的再传弟子。每到上课的时间,先生家中本就不宽敞的客厅就会变得更加拥挤。大家坐沙发、搬凳子,纷纷寻找自己的位置。叶先生则坐在她的靠椅上,神态温和地看着我们,开始她的讲授。

与在教室上课和诗词讲座略有不同,“迎陵课堂”的主角并非叶先生一人,还有诸多研究生的个人汇报与专题讨论,有点类似沙龙。更有特色的是,探讨话题不仅有关对作品的理解、作品的分析、学位论文的选题,还有一些表面看来和学术研究、论文撰写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。比如吟诵。吟诵是中国传统诵读诗文的方式,比一般的朗读更能进入作品深处,尤其对于赏析诗歌颇有帮助。叶先生对此既有深刻的体会,又有理性的思考,曾撰长文论述吟诵的传统、原则、方法、价值,并提出学习吟诵要从儿童时代开始,等长大以后再学会事倍功半。面对这些二三十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学生,叶先生仍然让我们进行吟诵学习和训练,这体现出她对于吟诵传承的热切与执着。

正是在这里,我听到了纯正的诗词吟诵,长吟短讽,抑扬顿挫,既古怪,又有趣。我在课下听了一些吟诵音频,特别是戴君仁先生所吟诵的杜甫《秋兴八首》,并试着模仿戴先生的吟诵调。

记得一次课上,叶先生让大家吟诵,我就将戴先生“平起平收”的七律调子“套”在清代王士禛《秋柳》“秋来何处最销魂”一首来吟诵,竟得到叶先生的肯定与鼓励。现在每每回想起来都觉惭愧,当时只是按照一个现成的调子生硬模仿,根本没能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对诗中情意的感受。而当时叶先生的鼓励却让我信心倍增,直到现在一直保持对于吟诵的学习热情,吟诵于我也变得越发自然和亲切。影

响所及,以至于我在自己的大学诗词课堂上,也让学生练习吟诵,借助吟诵去体味诗歌之美。

除了吟诵,叶先生还重视诗词创作,她本人就是研究与创作兼长。对于我们的诗词习作她喜闻乐见,不吝指正。我在先生家旁听的那段时间,正值和妻子(当时为女友)的热恋期。我们都是张静老师的学生,学的都是古典诗词,所以常常借诗词传情达意。

有一次,叶先生说谁有习作可以拿给她看。我就壮着胆子把自己写的那些幼稚的小词打印出来,带到课上。叶先生当场点评了我的《浣溪沙》《鹊桥仙》《鹧鸪天》《摸鱼儿》等习作。其中写得不好的地方叶先生就指出来,一二可取之处先生也会给予好评。如《摸鱼儿》一首,缘于妻子去唐山学习古琴的经历,全词是这样写的:

想江山、也应如旧,萋萋芳草无数。天风荡漾银河水,洒下一庭秋露。斜月度。但秉烛、殷勤说与平生语。幽期未许。又早发燕山,匆匆行色,误逐塞云去。

千年事,多少词情赋句。几番烟柳南浦。谁人梦断瑶台曲,谁更细传心绪。时近午。陪我子、山花南北东西路。封成尺素。待长笛声声,征轮滚滚,便是唤鸿处。

叶先生认为“天风荡漾银河水,洒下一庭秋露”和“山花南北东西路”写得不错,而“误逐塞云去”中的

再拜李冰父子。那年,秦国蜀郡守李冰携其子广集蜀地治水经验,在对地形和民情作实地勘察后,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。连续十载,艰苦卓绝,人们以火烧石,以水激石,使岩石爆裂剥脱,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一个宽20米,高40米,长80米的山口。因形状酷似瓶口,故名“宝瓶口”。这是初期的工程,起到了一定的分流和灌溉作用,但因江心地势较高,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有限,李冰父子又在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,将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,外江排洪,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。

如此一个完美无缺的设计思路,集引水、排沙、防洪于一体,从此成都平原成万顷良田,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,时无荒年,天下谓之‘天府’也”。

以往我虽然好游山水,看见庙宇却不参拜,但在玉垒山麓二王庙里的李冰父子雕像前,我虔诚地拱手作揖,环拜一圈。对于李冰父子这样作出巨大贡献者,还有在此之后历代为治水献出生命的许多未留下名字的古人,我甘愿一拜再拜。

都江堰太奇伟了,历经两千多年不毁,奥妙就在于,它是以不破坏自然资源且充分利用其为人力服务为前提的,变害为利,使人、地、水三者协和统一。建设的理念和结果是,自觉且充分利用了当地西北高、东南低的地理条件,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、水脉、水势,乘势利导,无坝引水,自流灌溉,使堤防、分水、泄洪、排沙、控流相互依存,共为体系,保证了防洪、灌溉、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,所以两千多年间创造着愈来愈大的效益,到目前,都江堰灌区面积已达1165万亩。所以我三拜的,就是这项世界文明的伟大杰作——都江堰水利工程。

那天,我在都江堰内里游走了一整圈,天色一直阴沉着,迎着风,更觉雨脚如麻,却愈见周遭山色苍翠。我又回到了飞沙堰的北部一角,久久伫立在那里,听着浩荡的水声,好像越越的古琴和弦,没有粗犷,只有奔放,用心倾听,这水声即刻浸润了我每一根神经,真是不可多得的黄钟大吕。

在我看来,人生大体可分为少儿、求学、工作和退休四个阶段。拿到退休证的那一天,我的人生正式迈入第四个阶段。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整理人生前三个阶段收藏积累的资料。整理时,我拿出夹在书中的一封信已经泛黄的电报,铅字打印的一行字“15时20分生儿顺安”映入眼帘。看着这张电报,三十三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涌来……

1991年11月28日晚饭后,家中传来儿子出生的喜讯。那时我在部队担任连队指导员,因部队即将外出训练演习,不能请假回去陪伴临产的妻子。记得通信员送来电报时,我眼眶瞬间湿润。彼时,妻子该多么盼望我能陪在她身边,可我远在外地,又有任务在身。惊喜与愧疚交织,我暗暗发誓,日后定要用行动报答妻儿。从那天起,这封电报便一直被我珍藏着。

此后,我和妻子开启了长达六年书信传情、聚少离多的生活。儿子两岁那年,妻子首次来部队探亲。离别时,我送妻儿上了绿皮火车。夏日傍晚,热浪依旧灼人,远处传来叫卖雪糕的声音。我像参加部队短跑训练般拼命跑过去,将两元钱塞给卖雪糕的大姐,顾不上等找零,攥着雪糕便冲向妻子所在的车厢。此时,火车已拉响汽笛缓缓启动,我边跑边把雪糕递给妻子,大声喊着:“消消暑,赶紧吃,一会儿就化了!”妻子呜咽的哭声,随着火车的加速而渐渐远去,留下的是我对妻儿的无限思念和愧疚。

后来,妻子终于符合部队家属随调进津的条件。在组织帮助下,她从内蒙古老家调入天津,成为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。虽然结束了两地分居,但我所在的部队不在市区,只能每周末回家陪伴妻儿。当时妻儿没有住处,多亏部队首长关心,才得以临时住进部队招待所,六岁的儿子也入学附近一家幼儿园,生活总算有了着落。

一次学校放假,妻子带儿子来部队小住。儿子天天看我带领连队官兵出操训练,一天,他突然仰着小脸问我:“爸爸,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在一起,天天要和叔叔们在一起,有时排队跑步,有时一起翻跟头,有时还会爬墙?”我蹲下身子,认真地告诉他:“那些叔叔在训练,练得身强体壮,才能保卫国家,保护像你和妈妈这样的人。”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一个周末我回到家,妻子在厨房忙碌,儿子在

“误”字,用得就与实际情形不符。还有结尾“便是唤鸿处”一句,叶先生的评价是“生”,也就是生硬的意思。通过叶先生的具体点评,我不仅增强了诗词创作的信心,而且对于命意与用笔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,对于自然妥帖与生硬不通的区别有了更为直观的体认,这对于我个人的诗词研究来说大有裨益。

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。我写的《鹧鸪天》词,结尾是“从今执子描鸾手,蘸取流云染素衣”,我想要表达和所爱之人共葆高洁品质,对于其中的遣词造句颇为得意。叶先生看后问我,你的女朋友是会画画吗?我说不会。叶先生听后没有再说什么,而我却感到很羞赧。因为我是读到清代陈维崧词有“雕龙手压描鸾手”一句,便将这“描鸾手”一词放在我的词里,又设想出一个绘画点染的意境,而不顾与实际情况的出入。叶先生并未直接批评我,但她的一问却让我意识到无论研究还是创作,都离不开广泛的阅读与大量的积累,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意志,而不能只拿一些别人用过的漂亮字眼为我所用。所谓“修辞立其诚”,叶先生常常提醒这一点,通过这件事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,对于我为人、为学都是一个警醒。

后来,叶先生年事愈高,她门下的学生纷纷毕业,家中的课堂不再那样热闹与频繁。我也博士毕业,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工作,但我与“迎陵课堂”的因缘还在继续。自2022年1月起,《新华每日电讯·草地周刊》连载叶先生于1989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史课程的录音整理稿精华,专栏就命名为“迎陵课堂”,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该专栏由我负责审校每期文稿,呈请叶先生定夺。在这个过程中,年逾九旬的叶先生多次通过电话或邮件告知修改意见,这种对待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、对待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。

2024年11月,叶先生与世长辞,但“迎陵课堂”的妙音永远不会消歇。叶先生曾说怀有高远理想的人分为三种类型:“第一种是,不管别人还辗转在泥土之中,我只管自顾自地飞去;第二种是,尽管他会飞,但能抱着深厚的爱心降落下来与泥土之中那些凡俗的人们共处,而且不会沾染上那些污秽;第三种人是最了不起的,他不但自己能够高飞,而且要教会那些辗转在泥土中的人们,带着他们一起飞。”(《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》)我想,老师这一身份,应该就要做第三种人,而叶先生正是最好的老师。

叶先生的课堂,不仅在教学楼里,也不仅在她的家中。她的著作文章,字字俱在;音频视频,音容宛然。“迎陵课堂”是一个没有下课铃声的课堂,是一个充满诗词之美的宝库。叶先生以其高洁的品格与崇高的理想激励着我们,以其细腻精微、曲尽人情的讲解为诗词爱好者指出向上一路。



夏日清凉(中国画) 郑二岭

我真正的奢侈是有间书房,一几一椅一榻。几上有破砚,旁置竹笔筒,筒内杵枯笔若干。椅为家传柴木围椅,坐板上有模模糊糊的拓印,不知是前人所赐,还是工匠所为。榻为新货,宽三尺余,书斋局促,平常它得靠墙矗立,土砖托起,夜寐偶尔用之,还得用文绉绉两字描述——下榻,真是吃稀饭添酱油碟子,显摆。

初夏清晨,阳光正好,读书看报。看书我喜欢拿支笔,读到有兴致的地方就让它在那里轻轻停顿,悄悄划记,留下路过的痕迹。有时喜欢任着性子胡乱涂画几笔。看报一定要

满庭芳

范志强

珍藏了三十三载的电报

院里玩耍未归。我走到院子里,竟看见他独自往半截砖墙上爬,衣服上沾满灰土。我又惊又急:“儿子,你这是在干什么?”儿子转过头,眼神坚定地说:“爸爸,你经常不回家,我要像叔叔们一样练好身体,保护妈妈!”看着儿子稚嫩又认真的模

样,我的眼眶再次湿润。我心疼地抱住他:“宝贝,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,妈妈有爸爸保护呢。”儿子懂事地点点头,那一刻,愧疚再次涌上我心头。

儿子上小学时,学校离招待所较远。一次逛商场,妻子和我边走边聊:“儿子都要上小学了,学校远,总住招待所也不是办法,该买个房了。”儿子在一旁突然拉起妈妈的手说:“你们连个自行车都

买不起,还准备买房?”我和妻子瞬间明白了,之前他说小伙伴都有新自行车,我们担心他现在骑车不安全,就没理这个茬儿,他也没再提。看来儿子是想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他的愿望。我们当即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。那晚,儿子兴奋得睡不着觉,拍着胸脯说:“爸爸,我总结出安全骑车的方法了,‘先看左,后看右,慢慢悠悠过马路’。学习的事你也放心,我现在稳居全班前十,还会继续努力!”看着儿子自信的模样,我心中满是欣慰之情。

最难受时,三五之夜,倚窗望去,月色斑驳,晚风吹拂,疏竹摇曳,无名杂草争先恐后充斥后院,满目精气神。说不识名,却知一二,蒲公英和地菜子我还是认得的。前晌,扯了几根地菜子煮鸡蛋,出声响,遇到振奋的消息、精彩的桥段,时而吟唱。朗声顿挫,铿锵有力,喧哗抑或打扰了窗外鸟鸣。悄悄伸长脖子向外探望,蚊虫扑面,于是立马收敛。

我喜欢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那一天最好的时光,慵懒地坐在书房中羸弱的围椅上,任其吱吱呀呀,用晨起清醒改写昨晚迷糊的文章。门前池塘,游鱼乱窜。帘下窗外,冬瓜挂在藤蔓上,辣椒红在路旁。我偏好边写文章边听手机发出的音响。随着轻盈的节奏心思缓步来,慢笔写出安静的文章。眼睛花了,就到后院歇息,凉快。仰望青云,追逐白驹回遥。

最爱国时,三五之夜,倚窗望去,月色斑驳,晚风吹拂,疏竹摇曳,无名杂草争先恐后充斥后院,满目精气神。说不识名,却知一二,蒲公英和地菜子我还是认得的。前晌,扯了几根地菜子煮鸡蛋,出声响,遇到振奋的消息、精彩的桥段,时而吟唱。朗声顿挫,铿锵有力,喧哗抑或打扰了窗外鸟鸣。悄悄伸长脖子向外探望,蚊虫扑面,于是立马收敛。

家,到家时已是满头大汗。一进门,他就直奔卫生间,打开水龙头冲头纳凉。妻子见状急忙喊道:“别这么冲头!容易着凉生病!”我也赶忙跟上劝阻:“要节约用水,不能这样浪费啊!”没想到儿子却反问:“你们怎么这么大惊小怪?用这么点水,能花多少钱?”我耐心解释: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天津是严重缺水的城市,如果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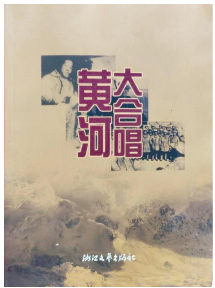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抗战文艺回眸

我想说,无论是光未然还是郭小川,他们笔下歌唱黄河的诗篇,是要和李白的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一样流传下去的。郭小川也写过黄河吗?是的,写过,且也是在抗战时期。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时期写下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一诗里,深情地频频自称“战士”,这也并非虚指。他曾携笔从戎,参加过八路军,有过三年多的军旅生涯。这位走过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战士,最初的命运是因抗战而改变的。1933年3月,

为大家谱出呼声!”自此,这部大型合唱套曲成为经久不衰的合唱曲目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是民族的音乐史诗,也是诗剧,因为它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。它更集中了多种演唱形式:合唱、齐唱、男、女声独唱,对唱,轮唱,又有朗诵。它那充满深情又意境宏大的歌词,它那哀怨、愤怒,又夹杂着幽默乐观情绪、激昂铿锵万马奔腾气势的曲调,是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组合;它那壮丽的诗篇与乐章,是抗战文艺的代表作品,是中国



我们唱黄河

杨仲达

长城抗战爆发,日本军队攻占热河承德,就在家乡丰宁县沦陷的前一天,郭小川和家人乘坐骡车南下北平,他在那里开始读书生活,并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不久,郭小川离开北平,经天津大沽口乘船到烟台,又经济南抵达太原参加八路军,后在驻扎于山西的120师359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工作,担任宣传科干事和政治教员。1939年10月,359旅调到陕甘宁边区,负责黄河河防,并警备绥德一带。这支部队的任务之一就是“保卫黄河”。这时的郭小川担任机要秘书,协助王震工作。直到1941年初奔赴延安,那一时期郭小川写了不少诗歌和短剧,多已佚失,现存存诗七首,其中就包括在1940年5月写下的这首《我们歌唱黄河》。这首诗写作之时,《黄河大合唱》诞生刚好一年。

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,光未然携抗敌演剧队第三队,长途跋涉至陕西东部宜川县壶口镇驻扎针滩,从这里东渡黄河,河、船、船工和船工号子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。看惯了长江的诗人,被黄河的惊涛骇浪深深感染,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,心中酝酿着一首长诗《黄河吟》。

1939年春天,光未然在吕梁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,到延安二十里铺的边区医院诊治,再次渡过黄河。在延安他见到老友冼星海,此前两人曾在上海、武汉联手创作多首抗战歌曲,这时冼星海提议再度合作,光未然于是用时五天,把《黄河吟》改编扩充为八首歌词,四百多行。冼星海听罢词稿激动不已,又用时六天六夜在土窑里抱病完成了《黄河大合唱》八个乐章的谱曲。

1939年4月13日晚上,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,《黄河大合唱》首演产生轰动效应,赢得满堂喝彩。5月11日,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,《黄河大合唱》正式公演,冼星海现场指挥一百多人演唱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观看演出。周恩来曾亲笔题词,给予演出高度评价:“为抗战发出怒吼,

合唱史上的不朽丰碑。

1939年4月,《黄河大合唱》首演之后,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离开延安奔赴前线。1940年5月,洗星海从延安出发前往苏联,就在当月,郭小川写就《我们歌唱黄河》一诗,副标题是“为绥德二百余人的‘黄河大合唱’演出而作”。

郭小川也加入到光未然和冼星海全情投入的这场浩大的合唱中来了。郭小川诗歌的特点是气高韵足,这首诗开篇起调即说:“我们在河边上住了几百年,我们对黄河有着最深的乡土爱,我们知道河边上有多少村庄,多少山崖;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浪头高,什么时候山水来。”大有先声夺人之势。

诗人又乘势高呼:“来呀,你们这和强盗厮杀的战士们,和浪涛搏斗的水手们,和土地拼命的农民们,大胆地跳上舞台……”今儿这广大的黄河西岸是你的舞台,是我的舞台,是大家的舞台。”可以想见当时绥德这场合唱的盛况。紧接着诗中还有一句:“唱吧,你敲家伙,我道白。”即使是在延安的大合唱,也因条件所限只能使用自制乐器,如羊肠线、煤油桶、搪瓷缸和勺等,诗中所说“敲家伙”中的“家伙”应指这些土乐器,而“道白”则是诗朗诵,《黄河大合唱》中有着大量的诗朗诵。

“我们唱出黄河的愤怒,唱出黄河的悲哀,让我们集体的歌声和黄河融合起来!”郭小川的这些诗句,明显就是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解读。诗人又在高呼:“唱吧,我们的歌声不叫敌人过黄河!”那个时候,歌声就是精神,就是力量,就是武器。

我至今也不知道,在绥德的这场合唱演出中,郭小川是演员还是观众?这都有可能,无论是在歌唱的队列之内还是之外,他们都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,他都自豪地把歌唱者称为“我们”。即使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认为《我们歌唱黄河》中的“我们”,也应该包括我。

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。保卫黄河就是保卫中国,歌唱黄河就是歌唱母亲。

书房

刘松林



蛋,口味纯正印象蛮深。蒲公英儿近人高,轻轻路过,不必招呼它就随你前呼后拥。物不在于精,器也不必雅,喝点薄酒,红晕上头,酹茶冷粥掺和进来,周身便有力气。手腕扭动,袖口生风,破砚焦墨,毛笔偏锋,俯仰间,狂草满天横。书房是养人的地方。靠着经年历世的积淀,让生命奢华起来。

市人民都这样用水,后果不堪设想。咱们每个人节约一点,城市的水资源才能更持久。”儿子听后沉默了许久。后来有一天,儿子突然问我:“爸爸,现在咱们国家有海水淡化的技术或设备吗?”我想了想回答:“是有是,但成本还比较高,技术也有改进空间。这些科学难题,可能需要你们这代年轻人未来去攻克了。”儿子看着我没有再说话。再后来,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,一路读到博士,还读了自己喜欢的专业,现在是北京一家国有企业的高级工程师,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萌发的搞科研的梦想。

一晃三十三年过去了,如今妻子已是中学高级教师,仍奋战在教育一线,我也正式踏入人生的第四个阶段。手里这封电报,边缘已磨出毛边,像极我们被时光温柔灼过的人生。它是一枚没有编号的勋章,刻着军人的担当,家人的守望,更刻着一个国家在改革开放浪潮中,无数小家与大国同频共振的心跳。当夕阳的余晖漫过窗台,我总会想起那年追着火车跑的自己,想起砖墙上的小小身影,想起水龙头下那个青涩的少年——原来最深沉的爱,从来都藏在平凡岁月的褶皱里,藏在每一次“沾”与“得”的抉择中,藏在亿万中国人共同编织的时代长卷里。